

长篇小说



涩 欲

景
敏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涩 欲

景 敏 著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甘)新登字第 01 号

涩 欲

景 敏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甘肃武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226-01475-0/I·382

定价:14.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位青春女子，因一次命运不测的邂逅，而彻底改变了生活方式，最后沦为色情间谍的故事。

天性孤傲的某大学美术系学生林佩佩是位才貌双全的女孩，在一次实习写生时，她与A国外交官罗伯特相遇。罗伯特英俊的外貌以及学者风度，幽默的谈吐，深深地吸引着她，使她不设防的心城悄然倒塌，一步步地走进了痴爱的迷津。在无法抗拒的诱惑下，她与罗伯特幽会，结果在小树林中失身。林佩佩追悔莫及但亦无可奈何，返校后遂与相处多年的男友分手。罗伯特接受某国间谍机关的指令，布下陷阱，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终于迫使林佩佩堕落为色情间谍。最后，林佩佩竟用美色拉拢高级科学家叶秋

明，窃取了国家高级机密图纸。叶秋明因不堪忍受灵魂的痛苦折磨而自杀身亡，国家安全部门的侦察工作从此拉开了序幕……

本书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男女主角间由假至真的缠绵情爱也被描写得淋漓尽致，是一部用新视角反映犯罪题材的佳作。

目 次

第一章 终极快乐 (1)

罗伯特将林佩佩抱到铺着雪白床单的席梦思床上,为她脱去外套,当他的手正要将那件粉红色的贴身内衣脱去时,林佩佩突然坐了起来……

第二章 青涩的果子 (20)

父亲林家琪本来是完全可能成为高官的,要不是他生性风流,闹出了那几起艳色的事儿……

第三章 伊甸园 (34)

是,都是! 每一个男人和我甜言蜜语之后,都露出他们固有的欲望——那种肮脏的令人作呕的欲望!

第四章 命运不测的邂逅 (52)

她没有恼怒,反而格格笑着,把高耸的胸脯挺得更高,洋洋得意地说道:“来呀,来呀……”

第五章 欢娱者 (69)

出租车的后座,方丽娜正精心化妆。她身着红葡萄

酒色的西式套服，两小时前被人揉弄过的一对丰满乳房，隔着不厚的衣服，随汽车的行驶诱人地摇晃着。

第六章 美丽的圈套 (94)

林佩佩变得呼吸急促起来，眼睛微微湿润，直勾勾地盯着罗伯特。

罗伯特坚定地解开了林佩佩的裤扣……

第七章 情 变 (128)

李森……你不想得到我的身体吗？……如果想，今晚你就拿去……

第八章 残酷的嫉妒 (150)

我年轻的心哪里知道，这所有的一切，仅仅是无数次“恋爱”经历中的普通一次。你是一个寻求感官刺激并且贪得无厌的女人……

第九章 再设诱惑 (167)

柔和的灯光下，隐约可见她苗条娇小的身躯，宛如一只鲜嫩的果子，散发出诱人的馨香。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色迷迷地望着她丰满的胸脯。

第十章 踏上不归路 (193)

比如说——我听着这支幽幽怨怨的歌，就想见见那个唱歌的外国妞儿。

就喜欢上她了？就想和她上床？

第十一章 危险的赌注 (216)

他站起来,温柔地拥着林佩佩,解开了那件淡黄色的睡袍……对林佩佩进行着色情训练。

第十二章 堕 落 (246)

作为试探,叶秋明用手在她胸前突出的轮廓上抚弄……

她听任摆布,丝毫没有反抗。

第十三章 死亡之谜 (266)

可以吧——缠绵悱恻的音乐,还有这香醇的咖啡,美貌动人的女人……

如梦如诗的现代生活,谁不羡慕?谁不想享受?

第十四章 秋天的箴言 (289)

1986年12月3日,这是一个阴冷的日子。

她脸色苍白,四肢无力,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泪水从眼睛缝里慢慢地流了出来。

在西北的某个监狱,她将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岁月。

第一章

终极快乐

罗伯特将林佩佩抱到铺着雪白床单的席梦思床上，为她脱去外套，当他的手正要将那件粉红色的贴身内衣脱去时，林佩佩突然坐了起来……

午夜。

一辆豪华型黑色的博舍牌跑车，从使馆区白色铁栅栏内一幢典型欧洲风格的五层楼房的地下停车场轻盈无声地滑了出来。环绕这幢棕红色主楼的四周，因夜色显得轩敞而隐秘莫测，楼顶上林立着各式天线，帘缝中透出的灯光在密集的树丛中半隐半现。

一块紫铜金属牌挂在紧闭的铁门旁，上面用英文和中文同时写着：A 国大使馆

博舍牌跑车开着刺眼的雾灯。缓缓地穿过薄雾笼罩着的鹅卵石铺砌的小道，驶出大使馆，向右一拐便急速地奔上

了通往新郊方向去的宽敞的沥青大道。

前座驾驶席上，一位外国年轻男子叼起一支香烟，打着了杜邦牌打火机。火光一闪，勾勒出了这位外国男子的侧影：一身呢料黑礼服包裹着坚实宽厚的肩膀，黝黑而刚毅的面部，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具有钢铁般冷酷意志，同时又带有几分哀伤情调的个性孤独的男子汉。

博舍牌跑车遇上了红灯，无声地停住了。车正好停在这座大都会引以为自豪的古代皇宫的旁边。车外，皇宫外苑的林木被漆黑的夜色包围，阴森森的。

不会出事儿吧？男子的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驶向新郊方向的车已经很少，白色停车线以内的车道上，只孤零零地停着博舍跑车和一辆大三菱卡车。

随着信号灯由红变绿，车又开动起来。

外国男子将已吸得很短的香烟，掐灭在车内的烟灰盒里。忽然，他的视线被车外的反射镜吸引了过去。镜上反映出一个车灯的光亮，于是他发现一辆灰色的“菲亚特”，保持着最短的距离，紧紧跟在后头。

有人在跟踪盯梢！男子吃了一惊，不禁暗自思忖：看来，今夜是凶多吉少了。

前方又出现一个冷清的十字路口，外国男子脚踏油门，手把方向盘向右一摆，拐了个弯将车驶向了一个岔道。

一幢幢座落在新郊的具有现代感的漂亮高层公寓出现在视野中。当车驶到它们旁边时，一直跟在后面的那辆灰色“菲亚特”已不见踪影。

外国男子松了口气。

十分钟以后，黑色跑车悄无声息地停靠在新郊三大街的一个路标旁。

外国男子将跑车熄火后，点燃一支香烟，眼睛警觉地盯着车窗外的一切。

大街上杳无人迹，偶尔有夜班的无轨电车驶过，给异常冷落的街面倏然增添了刺耳的隆隆声，转即又归于漫长的静寂。

此刻，外国男子不安地抬起了手腕，迅速地瞥了一眼欧米加夜光金表，指针已指向零点时分。

离约定的见面时间已过去一个小时了，佩佩怎么还没来？

难道在路上发生了什么意外？佩佩可不是那种任性有意迟来以显示女性骄傲的女孩子，只要是约好了的，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会赶来会面，何况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见面。会不会……

下了跑车，正焦虑地徘徊在车旁的外国男子想到这里，眼前浮现出一张难以描绘其风韵的鹅蛋脸时，心被恐惧猛然攫住，强烈地感到就要发生什么事儿了。

一股萧飕的秋末的夜风吹起，卷刮得地面上的枯叶发出窸窣的声响。外国男子不由得捂紧了领口，但仍感到周身一阵轻微的瑟索。

忽然，一辆汽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地响起在他的前方。凭感觉，这是一辆不很新的小型汽车，时速在六十公里以上。

是佩佩来了吗？但愿是佩佩！他姗姗来迟的情人！

外国男子聆听了一会儿，被热切的期待冲动，心已涌出一片似水的柔情。他真想即刻就紧紧地拥抱住佩佩，拥抱分别才两日却有隔三秋之感的他的亲爱的。这是怎么的两日啊！无时无刻都在担忧，提心吊胆，仿佛一不留神就会跌入万丈深渊！

万一不是佩佩而是警方的车呢？！

一瞬间，外国男子脸上的神情凝固了，方才的激动旋即烟消云散，极度的紧张又攫住他，手心内渗出一层细细的冷汗。

由于职业习惯，他本能而飞快地拉开了跑车的车门。

出租车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嘎然而止，那异常尖厉的刹车声，几乎要将宁静的秋夜刺破。

一位有着一头浓黑的长发，适中身材的绝顶美丽的年轻女子急速地跨出了出租车的后座。她的模样有点柔弱，穿着一件深巧克力色的羊毛紧身上衣，外面套着一件颜色与之呼应的外套，奶油色的围巾在脖子上松松地打了一个结。

这显然是一个中国女孩子。

她一眼便看到了怔怔地站在跑车旁边，一只手还拧着车门把手的外国男子，于是不顾一切地踉踉跄跄地扑向他，嘴里喃喃道：“哦，罗伯特……”

她耳垂上硕大的圆形耳环在剧烈晃动，那双急迅而行的腿，在褐色的长筒袜和小山羊皮靴的衬托下显得优美动人。快要接近外国男子时，她几乎被什么东西绊倒，手中的深色皮包掉到了地上。

“罗伯特，罗伯特，我亲爱的，我又见到你了，这是真

的吧？不是在梦里吧……亲爱的，快告诉我，这是真的！是真的，不是在梦里，请快告诉我……”

年轻女子急切而又固执地死死抱住被称为罗伯特的外国男子，迷乱地带点儿歇斯底里地说道。

“佩佩，是真的，我们又见面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别怕。”

罗伯特说一口流利的华语，轻轻抚摸着她的肩膀。她的双肩在颤栗。

“我要死了，罗伯特，真的，怕活不到明天了，我怕，我真怕……”

“别，别乱说，亲爱的。”

罗伯特说着，吻着佩佩的嘴唇，不让她再说下去。

佩佩滚落到唇边的泪珠，略带一丝咸味。她仿佛一个即将结束漫长的沙漠旅途，终于寻到了目的地绿洲的旅人，狂热地回吻着罗伯特。

两个人就这样站着，宛如行将永别了似地拥抱在一起，如胶如漆，谁也拆不散他们。

一秒钟，二秒钟；一分钟，二分钟。

出租车的司机等得不耐烦了，按响了汽车喇叭，两个人才如梦初醒一般地分开了。

“哦，对不起，罗伯特，我忘记带钱包了。”

佩佩依旧偎在罗伯特结实的胸前，抬起一双含着晶莹泪花的眼睛，苦笑而又无不带撒娇意味地说。

此刻，她看起来稍稍平静了些。

“没关系的，小傻瓜。”

罗伯特摸摸佩佩的秀发，又吻了一下她的前额，这才向出租车走去。

“有东西在车上没有？”

快走到出租车前，罗伯特回首问她。

佩佩无声地摇了摇头。

还会有什么东西？两只鹿皮皮箱，一个天青色的提包，全都丢在那家不起眼的旅社了。一只皮箱里面塞满了她各式各样漂亮的时装，衣物丢失了倒还不算可惜。她最为心疼的是另一只箱子，里面装着油画作品，其中有获得大奖和备受行家赞赏的《魔》和《野》。这可是她在艺术学院美术系苦心经营的全部心血啊！

自从下午时分，她在王府井大街意外地发现那双像鹰一样追踪她的眼睛，就啥也顾不上了，简直是落荒而逃。

“小姐，您的糕点！”

在一家用华丽的褐色玻璃装饰四壁的大型食品店，当她在有小型计算机的柜台前付完款，眼睛下意识地 toward 褐色玻璃看去时，那双目光夺人、显然是在注意着她的眼睛映入了她的眼帘。

天！报应的时候到了。

她的心因为极度的紧张，仿佛吊到了嗓子眼上，猛烈跳动起来。两年前，自从与罗伯特邂逅，而后完全彻底地被她征服，投入他的怀抱以来，她的预感就清楚地告诉她，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或早或迟，但一定会到来的。

末日，深渊，死亡……

她的脑海里刚刚闪出这一连串可怕的词，另一个求生

的顽强的意识旋即苏醒开来。

不不！我还年轻，我要活下去，还要见亲爱的罗伯特一面……不，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我要逃离这里，逃离这个国家，逃离所有的人，和罗伯特一起过崭新的隐姓埋名的生活……天，帮帮我吧！

“小姐，您怎么啦？您的糕点！”

当服务员吃惊地望着瞬间变得呆若木鸡的她，再一次提醒她刚刚买下的糕点时，她连一个字也没有听见。

她猛然转身朝人群稠密的出口挤去，口里一连声地：“对不起，对不起……”直至摆脱了那双眼睛。之后，她仍不放心，几乎是神经质地上了一趟又一趟的公共汽车，进了一家又一家的大型商场，仿佛想在茫茫的人海之中，彻底地消净属于她的那份特殊气味，让再机警的狼犬也不能寻找到她……

“亲爱的，那是你的幻觉，你太紧张了，根本就没有那双眼睛。”

罗伯特在给了车费和小费，将出租车的司机打发走后，将佩佩扶上了跑车。他一边关上车门，一边侧身对佩佩安慰道。

“哦，不不！罗伯特，有的，肯定有的。你不知道那双眼睛有多么可怕，简直可以射穿人的心……罗伯特，我求求你了，带我走吧，不要明天了，今晚就走。不管哪儿，我跟你到天涯海角。”

佩佩流着眼泪，好像又看到那双可怕的眼睛。她死死拽住罗伯特的衣服，如同一个溺水者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真是小傻瓜，有我呢，别胡思乱想了。”

虽然是带着微笑说这番话的，但罗伯特的脸上仍然掩饰不住深深的不安。

“现在去哪儿？”

佩佩坐在斗型座位里，望着罗伯特发动了车子。

罗伯特轻轻吻了她一下。

“去没有那双眼睛的地方。亲爱的，这是你的夜晚！”

博舍牌跑车的车身微微颤动了一下，轮胎发出沙沙的响声，像头野兽似地窜了出去。

罗伯特驾驶着跑车，以时速九十公里的速度跑完了六十公里的路程，然后一个急刹车，车子便停在一座名叫“卡罗舞厅”的绿色栅栏门外。保安人员瞥了一眼印有“使”字车牌的汽车，便放行了。

舞厅内正是高潮。

推开沉重的钢化玻璃门，从里面正厅传出的令人心悸的电吉他的轰鸣，几乎能将人击倒。

佩佩将身子紧紧地贴在罗伯特的身上：“让我们也好好地疯狂吧，罗伯特。”

“只要你高兴。”

罗伯特怜爱地拍了拍她。

他们小心地走过一段权当休息室用的昏暗走廊，然后互相依偎着走了进去。

扑面而来的是强烈的音乐节奏，夹杂着闷热和香水的

混和气浪。一群男女在红、黄、蓝三色不断变幻和摇滚的灯光下，像梦魇一般地扭动着身子。

“很抱歉二位，暂时没有座席了。”

舞厅侍者，向他们欠了欠身子说道。然后问他们要些什么。

罗伯特转头看着林佩佩：“来点什么？”

“威士忌，要加冰块。”

“威士忌太烈了……”

“不，要威士忌！”

林佩佩固执地大声喊着。大厅内喧闹嘈杂，震耳欲聋。

“好吧，两杯威士忌，要积丹奴牌的。”

罗伯特耸了一下肩，向侍者吩咐着。

“没办法，先站一会儿，或许过些时间能有空座席。”

罗伯特牵着林佩佩的手，小心翼翼地穿过做着种种妖形怪状的人群，来到精巧的小酒吧柜前。

他们的周围，站满了涂着吓人眼影，一杯接一杯喝着酒的外国女子，她们边跟随着节拍扭动着丰盈的屁股，边向着目光呆滞的男子们飞过去一个个媚眼。

偶尔也能见到两三个欧化了的中国少女。

林佩佩从侍者端着的盘子里，拿了一杯加冰块的威士忌，把它举到唇边，呷了一口，酒味苦涩而适宜，正合乎她此刻阴郁又有一点想放纵的心绪。

她举起酒杯，呲地一声碰了一下罗伯特的：“来，为了今夜，我们干一杯！”

“亲爱的，这样狂饮会喝醉的！”